



程十发绘《孔乙己》（版本：连环画出版社2011年8月）。

先生的身影一道进入救亡与自强的时空，一道在讥诮里寻天真自刀丛中觅小诗；一道《呐喊》着《彷徨》着；一道以这一丛《野草》，“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”。《故事新编》，游戏笔墨；“二心”“三闲”，沧海明珠。我们已然明白了医人先医心的道理，2021年的一部《觉醒年代》，更通过影像的语言，让狂人以笔杆为手术刀，瞄准要害沉着出击，锋芒毕露。在该剧有意打造的“端水大师”“火锅匠人”“麻将爱好者”等一众学界诸君的特色人设里，“傲娇本娇”毫不示弱，异常抢眼。

毫无疑问，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者，还是对普通坊间读者，鲁迅都是可资利用的绝佳材料。他的现代启蒙价值与文学价值几乎合二为一，这就导致了一直以来，他是被反复地、多面地，甚至是相悖地、大众化地给解读了。而鲁迅逝世之后，国人对

他的若干认识上的转变，倘粗略归纳，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——

起先（1936.10—1976.10），鲁迅不断地被笼罩上政治色彩，乃至被搬运到神坛之上。像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，在他们长身体、学知识、三观初步形成的岁月，主要受到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鲁迅全集》的影响。

尔后（1976—2000），动荡的十年渐渐远去。鲁迅不再纯粹是八面威风十分凛冽的革命的神祇，他被人们从政治框架拉回文学和思想研究的范畴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更日常、更生活、更平凡的鲁迅被发现了。

而今，关于鲁迅的研究，在现代学术撰写体例下，早已变得越来越精细，一些重大的突破，基本宣告完成。在此情形下，倒是涌现了许多极个性化的围绕鲁迅的讨论。这些讨论的主体人群，不是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是互联网上的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”。

相较于探索作家的生平与他的思想变化过程，确立一个诸如“鲁迅与进化论”“鲁迅与尼采”的严肃课题，或是干脆直接、系统地阅读原著，大众仿佛更关心起作为“斜杠青年”的鲁迅的各种趣闻轶事、冷门掌故来。譬如，他称得上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平面设计高手，亦为当时版画界的收藏第一人，晚年还曾大量搜购浮世绘作品。“日本的浮世绘师，我年轻时喜欢（葛饰）北斋，现在则是（一立斋）广重，其次是（喜多川）歌麿的人物。”譬如，从他的字里行间，我辈食客能迅速察觉到他其实很有美食家的潜质。“生鲈鱼与新梗米炊熟，鱼顺斫小方块，去骨，加秋油，谓之鲈鱼饭。味甚鲜美，名极雅饬，可入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”（《戛剑生杂记》）“朱蓬山、钱玄同来。张协和来。旧中秋也，烹鹜沽酒作夕餐，玄同饭后去。月色极佳。”（1917年9月30日鲁迅日记）“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，是用柿霜做成的；性凉，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，用这一搽，便会好。怪不得有这么细腻，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，用柿皮来滤过的。……夜间，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，因为我

毫无疑问，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者，还是对普通坊间读者，鲁迅都是可资利用的绝佳材料。他的现代启蒙价值与文学价值几乎合二为一，这就导致了一直以来，他是被反复地、多面地，甚至是相悖地、大众化地给解读了。